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

敦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曹溪中興錄上

中興因緣

師曰曹溪者乃昔曹叔良爲魏武之裔避地

於此因以名焉其道場自梁神僧智藥三藏

從西天汎海而來攜菩提樹於五羊之法性

寺識云百六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出家度

人無量將入嶺過曹溪水口掬水飲之而甘
且香乃曰此我西天水也源上必有聖地因

沛流而上至觀其山似象形曰此山宛似我

西天寶林山也乃謂居人曹叔良曰此山宜

建梵刹百六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

法叔良即白州牧某具奏梁武帝遂命建寺

額曰寶林乃開山之始也至唐龍朔間有新

仙遂攜家隱去不知所之故此山自六祖開創已來四天王內周環數十里爲一蘭若並無民居其山形風氣完密即少林已下諸祖

道場未有如此之勝者向僧皆以爲藏修地至我國初開阡陌而環山之內皆爲田疇收

入版籍則僧以務農爲本業樹藝孳畜不異

俗人然從來未有民居及弘正間四方流棍漸集於山中始以傭賃又則經營借資於僧而僧不察以山門通翁源入府孔道而漸成窟穴羅於道側開張市肆豈特鳩居鵠巢將

使狼據師窟僧亦捨寺而住莊菴則山門日

空流棍日集禍害日作而僧徒竟爲此累以至幾不可保矣丙申春予蒙恩放嶺外初入山禮祖見其凋弊不堪之甚未幾而禍患果

作僧至流離於是一時當道汲汲拯救之初

制府大司馬陳公欲予往救正之未既而觀察海門周公甚留心祖道方從事於此頃即入賀去繼巡道祝公乃極力致予因是寺僧某等相率來歸請授具戒堅意懇請予應之

於庚子秋九月入山即以祖庭爲心遂拌捨身命一一綜理次第建立如下所列其槩皆

大壞極弊不容一日安者幸仗佛祖之靈當道護法神力冥加八年之中畧有頭緒雖未究竟卒業而心膂俱竭其所建者皆可爲恒規僧徒苟能自此謹守勿失亦可保此道場

三

世世無虞矣時師命昌曆等在寺訓諸沙彌

凡所作事皆目擊之及所發言即日錄之又而成帙題曰中興實錄彷通志十品之例列爲十則其示衆法語清規手札雜著并次第

於後云

培祖龍以完風氣

師初入山因見祖庭破壞乃集諸弟子曰佛說大地山河唯一真心之所融結雖形家之說未必盡信而至理存焉亞仙初捨地即云此山乃生龍白象來脉他日興造只可平天

不可平地此蓋言地形之不可傷也觀此曹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備其

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領中左大牙包裹與右牙連合脣內爲龍潭即如象口其寶林右壁儼然象鼻而陳亞仙之祖墓先葬其上六祖存日其寶林牆外即其墓也故乞其地而擴之其口爲龍潭灌水於內有龍居之及祖降其龍乃鑿二牙交關處放水填潭以蓋佛殿然龍既蛻水既竭而靈氣已泄故佛殿雖備其潭未填完而祖師化去至今殿

前猶爲深窟乃前未竟之功也故丹墀剛半
師察知其故乃填平之前羅漢樓乃初鑿嶺之缺後人因而爲山門既久建樓於上師欲改補而未及以象之食賴鼻而命即在鼻其鼻當有數節而陳墓正當中故六祖入滅所存肉身初即建木塔於墓前以安供墓後建信具樓以藏衣鉢至我明成化間有僧某者去木塔易之以覩其中陰濕未幾祖現夢於郡守乞一安居守命改信具樓爲祖殿其空塔在前返爲胸中壘由矣其祖殿後爲程蘇

閣
閣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刦來脉有傷故道場頽敗職此之由也師因察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涌

閣
閣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刦來脉有傷故道場頽敗職此之由也師因察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涌

時見殿後一堆如壘土比陳公修閣時令僧削去某時爲沙彌亦在擔土列師知其信然乃令所選三學教授僧率肄業沙彌百餘人每日各擔土十回以培之三月而成一山如固有於是改中路於曹溪邊爲廻廊右繞祖庭而行入後山由是風氣始完其於山門之內凡有凶煞者盡除之而衆僧遂安其祖殿後一澗爲飛錫橋過橋爲卓錫泉即象咽喉師引其泉入香積厨泉右一小嶺如舌狀右一窩鉗即右領古爲無盡尼所居之菴乃重興寶林之主故師中興必首新之此最初入山開創之始也

新祖庭以尊瞻仰

祖庭初以改信具樓爲之殊爲卑陋入門不見眉目禮拜不能重列且前有拜殿接擔殊

爲幽暗墓前一塔屹立塔前又有諸天殿重疊破碎壘砌當襟無一隙地近殿左有僧房如拳柱顧右下角有戶長廚屋糞穢垢積兩腋僧居卽當敗椽如荆棘林然外望屋宇參差峽崿略無一綫通透此祖道所以壅塞而不暢有由矣師深見開闢之難日夜以思竟無規畫不能成局每每登塔眺望諦觀全寺大勢其左方丈法堂禪堂前即鐘鼓兩樓翼峙成一局師云此必寶林開山初創之制也而右爲佛殿乃祖師存日填龍潭而爲之者後有經閣前羅漢樓及寶林山門通爲一局後人不善增修改故祖殿居中僧房雜居塞其神路全無瞻仰氣象耳今欲分條析理以就規模非巨靈之手何能劈之耶因是見羅漢樓之西山如虎頭回望師買其山取土填大

殿之潭窟出地以移祖師殿左之僧居仍別買房屋以易經閣後之僧房爲戶長公廝以除祖殿西角之穢汚其兩廊之僧各別置安居拆其前後諸天拜殿則目前地平如掌矣遂極力經營一一如畫故得重修祖殿高敞

可觀前設兩配殿欲奉南岳青原五宗諸像

其大門房周圍一十五間將奉傳燈諸祖兒

孫如七十子之從祀於孔子也但前路壅塞

乃買空地移有礙僧房三主乃大闢神路且

與寶林門齊中與羅漢樓並起華嚴樓三間

爲祖庭頭門其上爲禪堂諸僧書華嚴經所

如此天然成一勝槩矣今之觀者但見一目了然而不知開闢之難爲力也

選僧行以養人才

本寺僧徒向以便安莊居種藝畜養與俗無

執

六

異寺中百房皆扃其戶入門絕無人迹唯祖

殿侍奉香火數僧及住持方丈數輩而已以是山門任流棍縱橫僧徒出入皆避影潛蹤

可恨也師初至首以作養人才爲急即選合

寺僧衆四十已上者聽其自便若四十已下

者二十已上者每房一二人在寺安居日日

登殿逐日四時功課諷誦祝延聖壽誤者各

罰有差於是集者得百餘僧俱爲授戒從此

晨昏鐘鼓經聲相續不斷儼然一勝道場僧

徒亦知有本業而外侮亦漸知警矣但諸僧

徒習俗成風凡幼童出家祇見師長務農不

異俗人竟不知出家爲何業而畜其徒者止

利其得力於畎畝而無一言及出世事其來

父矣欲望其成人安可得乎師至寺之初即

選衆中有通問學堪爲師範者本昂等三人

乃勸合寺僧衆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

上者盡行報名到住持拘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曆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義理其束脩供

摯

七

餽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爲披剃爲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修行讀誦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即今禪堂諸僧皆吾師作養之人才也又謂佛法所貴熏聞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先教諸得度沙彌書寫華嚴大經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初則二三人已而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經者已成十餘部矣此吾師作人之功灼然者也

驅流棍以洗腥穢

師見曹溪道場破壞蓋因四方流棍聚集山中百有餘年牢不可破而俗人墳墓皆盈山谷視為已業矣始也起於傭賃久則經營借資於僧當山門外起造屋廬開張舖店屠沽賭嫖日滋其害而愚僧不察與之親狎夤緣交相爲利故僧之所畜多歸之噬嗑日深則謀爲不法於是多方誘引以酒色爲坑寃盲者一墮其中則任其食啖膏脂盡竭以故僧之田地山場房屋因是而準折者多矣頃則附近豪強亦垂涎其間乃通同衙棍互相架構以包姦爲詞訐告道府借爲口實以張騙局聳動上司駭心驚聽遂以爲實乃具申軍門令下將莊居盡行拆毀僧不如法者驅逐時奉令者無良信其耳目以爲奇貨乃親入

山蹋勘每至一莊居備估其值輸半乃免由是寺僧盡入網羅業已失其半而禍方滋蔓不遑一息安堵當師度嶺之二年爲丁酉歲初謁制府大司馬陳公因得槩申衆僧之情狀乃寢其令幸得免即欲以師往整之師以

摺

八

方在席橐未敢奉命明年戊戌屯鹽道周公

署南韶事欲極之屬師修通誌未幾入賀去己亥南韶道祝公蒞事自號曹溪行脚僧痛惜其弊力致師以整頓之庚子歲公亦以入賀去濱行面囁且令寺僧懇請師應命於是

九月入山見此葷縱橫乃祖庭心腹之疾也不瘳則六祖慧命終難救矣於是乘改風水將山門大路東西填塞移置溪邊直出水口爲通途如是則向之市店皆圍於山門之內而往來者不便於食宿矣然終無術以去之

也居三月歲暮往謁制府大司馬戴公備陳爲害之狀公曰此護法之責也但出一令責守土者嚴督之此一尉吏之任耳歲旦行該縣坐守驅逐不留一人鋪店盡拆不存片瓦於是山門百餘年來所集腥穢一旦洗之而

衆僧之禍害永絕矣舖店既拆市街一空師即於西街向之屠肆修且過堂以接待十方之禮祖者東街修公館以爲翁源官長入郡之停驛處其山門道路初則一綫而左則列肆直抵當心因盡拆之石坊先在上今則移置溪邊開闢壅塞相望如引繩遂成一大觀矣爲害之源不能盡述而根深難拔一旦盡絕槩錄於此以示來者爲龜鑒云

九
復產業以安僧衆
師以流棍既驅向之所驅田地山場房屋皆

執其左券此輩戀戀終無究竟思非善後長策因設齋於祖殿盡邀其賓主各出券相對查原有本而子息未及者補償之息過其半者已之其有本已得過而以息重累者及口腹虛花者罷之於是盡焚其券而以田地山場房屋盡歸其故主自此外患方絕而貧累之僧得以安居無擾矣時人或慮師任怨者師曰不然凡人雖不善必有本心之良苟開曉分曉人各自知其非無有不心服者於是諸棍漸引去然亦竟無他虞

嚴齋戒以勵清修

先是寺僧多不守齋戒畜養孳牲以恣宰殺故凡上司府縣入山當里甲供應者必責寺僧而差役恃此以利其口腹即上用其一而下十倍之故所傷生命及所費資財歲不勝

紀而本寺之累亦無底止且來者以禮祖爲心而腥葷羅列於前殊非清供亦非仁者本心也積弊已久思革爲難初幸觀察海門周公開禁革之端准其呈狀及署篆觀嚴難以乃嚴禁宰殺案載志書故凡供應官本縣急蔬齋清供自師入山始但慮兩院威察余公必行值直指顧公入山爲二親祈福長係以督如故事公行齋戒令自此一定爲恒規矣此事既行不唯保護生命雅肅清規即省費資財歲計不資而常住亦免苦累即僧持戒者日益增進叢林清肅亦此一舉矣復蒙祝親詣山中教諭僧徒戒養孳牲宰殺變魚塘爲蓮池自此山門頓改觀矣

清租課以裨常住

師初入山於祖殿閱常住歲計記籍見券帖

數紙皆祖師貸約中載七八分之利息者師扣之主僧應云此常住供應缺乏乃借貸以支給者師爲之痛心及詢常住舊有香燈莊田租稅何所歸耶即聚衆備查祖師香燈有黃巢翁源補鉢及本山續置各項莊田每歲總計約租有四百餘金何所支銷而言不足衆曰各莊逐年但聽十房管事僧輪流徵收即聽彼銷繳及察其故乃管事與佃戶通同作弊故致拖欠不完徒有虛名而無實惠所以常住日見其匱乏耳師即選衆舉公正廉能者十僧管事令對祖發誓刺血書盟不私一毫與集各莊佃戶立定規則歲期以限約赴寺交納仍設庫司立管常住監寺四人執掌收支於是總計各莊每歲徵足若干兩計其所入將本寺各項應用派有定規著爲章

款子
士

程纖細不遺除支尚有剩餘從此不唯常住豐贍而祖師法利如一雨普霑且不爲泥犁種子矣其清規條例別列如左
敕賜曹溪南華禪寺設立常住重興長生庫註記出納錢糧清規定格題辭

夫惟吾佛世尊住世之時初但領衆持鉢行乞食法本無畜積何有常住次因老病比丘不能行乞命同住比丘就所乞食以其一半持歸供給名曰分衛謂分其所食衛護道業律部載之詳矣及佛滅後西域之法與佛在時無異及教法東流自漢永平以至唐代累朝帝王名臣宰官長者各捨資財建寺贍僧以爲福田往往寺主濫爲已有貪饕壞法侵漁衆僧不懼因果者多至我六祖大師之孫馬祖弟子百丈禪師始創清規立爲常住凡

在伽藍之內所有施利及莊田錢穀俱有典
守故寺有主者稱爲住持以說法爲主總領
大綱其輔弼叢林助揚法化者則設有兩序
執事若都監寺監寺以掌管常住副貳住持
其歲計錢穀各有庫藏出內所司謂之庫司
就監寺內取其公廉出衆者司之恐力所不
及又設副寺以佐之其莊田則有莊主及徵
收租稅又有監牧此就衆中擇其公正廉能
寬厚仁恕者充之其經手支給者則又有執
歲執月料理山門事務以應官長擅越凡有
支取所需必稟明住持准驗票帖明註庫記
以備稽查故常住之物毫髮無差是則叢林
如一身住持如頭首執事如手足耳目相須
爲用而不可缺一者故凡山門事務一有所
作則上下同心小大一力如目視耳聽手捉

足奔無不從其令者所以叢林興盛法化昌
隆外侮不侵內障不起此佛祖度世之楷模
自古叢林之典刑也夫何近代以來祖道衰
替叢林凋弊先聖垂訓蔑然無知如我六祖
曹溪爲禪宗之源叢林爲天下冠香火供養
不減在昔而常住破壞至極僧徒愚迷癡蠹
不知其爲何物也余因弘法罹難蒙恩遣嶺
外於萬曆丙申春二月謁六祖大師睹其道
骨儼然如生而山門寥落之甚殆不堪看爲
之徘徊泣下者久之且僧徒被害官司勾牽
急如星火日夜追逼傾家賣產者過半以致
祖庭廢墜幾如埽地矣幸荷制府大司馬陳
公稍寬恤之次蒙屯鹽道周公署南韶略革
應官酒肉之弊次蒙南韶祝公痛懲僧徒之
非戒殺孽牲力救之乃命合山衆僧再三請

余入山料理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冬公面
力囑余明年庚子春正月復命寺僧真權行
裕淨泰慧珊願識等持書走五年促余入山
余以方在行間未遑應命四月公以入賀北
上余送別靈洲辱公再三面叮嚀之余於是
歲秋九月方杖策入山至則先選僧若干爲
授具戒同集殿堂二時轉法華經次選行童
可教者若干名習讀經書分爲三學擇其衆
中學行稍優者爲教師次觀山門風水大槩
有冲傷刑剋者去之破壞者補之塞靈源門
培象鼻以厚祖庭闢山門路移石坊以受元
氣不三月內翕然改觀而山門內向爲流棍
潛住霸占寺基開張舖店酒肆屠沽巧設姪
賭勾結土究騙害寺僧橫如豺虎習久成風
牢不可破甚爲大蠹竊爲隱憂余於是年十

二月復走端州謁制臺大司馬戴公請令以
驅逐之尋即令下曲江勒限三日內盡逐出
境不許容留一人一店於是羣兇屏跡將前
所占寺基街市盡歸常住余乃因而塞其東
西穿心大路左立公館以爲翁源及諸過客
停駛之所額曰三生來右立十方旦過寮以
延四來衲子爲挂錫之所額曰一宿覺將通
衛改於溪畔往來行止各得其宜無復混濁
叢林自此潔清衆僧自此安枕矣余於明年
辛丑春正月朔之三日奉制臺檄以爲地方

之務走青鸚且乞採監李公作中興檀越七
月公入山禮祖喜施三百金爲重修山門之
資於是余治寺僧備查六祖供奉香燈莊租
每歲所獲從來未有毫釐入常住者皆爲典
守侵漁沿爲故習乃先料理太平莊租業已

將萬曆二十九年分謂銀歸入常住立定春秋冬三期以聽當年支銷外今將黃巢萬善補鉢及續置本寺諸莊一並歸之俱係先收以聽下年支銷除將諸莊二十九年分租課先完外自三十年起以爲定規再查本寺舊

舉

古

有長生庫今復舉設凡一應常住租稅及施

主錢糧盡入庫內收貯仍照清規事例設定執事以監寺四人掌管收支選衆中老成公廉者充之本寺十房舊有都管一人都寺九人原應差役迎接官長供應府縣取辦椒茶

校欄果筭之物而向之常住租課盡爲此輩乾沒極可痛恨今擇精練曉事僧十名充之其一應所須該用之物俱照人頭派定每僧量攢少許預取入庫以待上司不時之需庶省煩擾其各莊收入在庫租課查照田糧差

徐常法照數支領完納不致拖欠冒破其上司官長入山應接所費設有定規亦不致偏累執事其佛祖殿堂香燈之用各有定例庶不失焚修供奉報本之意其執事諸僧終歲奔走辛苦亦有酬勞務使勞逸均平不致嗟怨仍勘收租全缺量爲盈縮以彰勤惰已上四則俱在庫內支銷獨教授行童束脩之資除儒師乃予自備其僧師則出於塔下減損祖師衣鉢訓育沙彌以增後生慚愧亦有定則如此則常住錢糧無浪費之條典守執事無自盜之鱗衆僧無煩擾之科常住可爲長父之計矣仍將合寺大小僧徒盡行受戒以免玷辱祖庭之呵且省酒肉之費以爲衣食之資斯則衣食足而禮義興即穢卽可轉清淨佛土矣曹溪祖庭中興叢林紀綱再振在

此一舉大關法運所係非輕除前壞法弊端

一切置之不論外其一切事宜自今萬曆三

十年更始永爲定式諸執事者宜各勉力務

要奉行不許日久因循無賴僧徒妄起希圖

生心壞法擅改成規如有此等則上稟祖師

靈通護法伽藍神目鑒察必罪不宥明彰報

應即使姦盜壞法之徒生遭王法死墮阿鼻

因果昭然毫髮不爽今後凡頭首司其事者

各宜時時痛自省心不致誤招苦報自取罪

咎立庫之初當年租課俱係下年徵收致庫

而現年預支無出余先備銀三百二十五兩

在庫抵墊陸續支銷以爲常住張本待後租

課節年補還今將應行條例開列於後永爲

定規以便遵守

計開

一設職事

有五條

一明收支

收有五款

歲支額定有十五款

茲不錄引

已上條例仍照

祖師香燈田租均撒公用永爲一定規格凡

後米住持頭首執事之人不許生心饕餮常

住循私任情妄自增減即每年租課完足除

上支銷尚有餘剩者執事之人亦不許巧設

敦十

事端別立名色妄擅支取除當修補山門及

執事出入盤費併係常住公用必不得已者

方許動支但可省各人當以厚實常住爲念

切不可起希圖小利之心自取地獄古德云

常住之物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善能撙節

浮費則錢穀不可勝用矣自此歲歲諸積有餘經營得法而日增月盛叢林未有不興法輪未有不轉者余稟祖命整拔傾危扶植頽綱非爲細事諸執事者務必遵之纖毫毋忽嗚呼念哉常住之物絲毫爲重蓋是施主福田種子信心膏豈可輕心欺盜古德云常住之物幾如鴉毒纔霑一粒則裂肝碎首通身潰爛故凡司執掌者能知因果即此便是造就天宮淨土不知因果者便是造就無量地獄鐵牀銅柱焦熱鐵丸萬劫苦楚不止披毛戴角銜鐵負鞍酬償宿債而已也况王法森嚴神明司察可不畏哉凡我執事各宜痛省思之念之

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春正月上元日立

免虛糧以蘇賠累

款十

十七

初本寺翁源一莊乃卿民謝氏所施六祖爲供瞻香燈者歲入租課銀一百二十兩萬曆六年間遊學林渙乃本府王郡丞之親友送寓本寺意有所欲於寺僧未遂因譖於郡丞謂此莊厚利皆歸於僧丞誤聽值署府事遂將本莊租銀分六十兩以抵曲江蛋戶虛糧具申兩院司道立爲章程其存寺六十兩又因佃戶姦頑拖欠累及寺僧無已屢告上司甚至費千餘金竟不能免後遇軍門劉下議本府申詳將滄浪廳稅課乃軍門兵餉內扣羨餘抵補以免僧累一向無異至萬曆庚子榷稅使者出即以敵稅入內監比告軍門戴蒙准仍照前行嗣稅監自行差官徵收則無羨餘可扣師知之親詣軍門陳白之蒙行本縣查無礙抵補不得仍累寺僧本縣再三挨

查無出因議各山通江小河出穀小艇設稅
計得二十六兩未足續查濛濃對面山鄉舊
有蠱毒田一所向未起科遂將此田設租三
十四兩取足具申准議自此永杜山門之害
皆制臺護法之力也既免此累而本莊佃民

姦頑又以隔縣難制向以此田致累僧區內

追田爲費因與衆議將前莊田變賣得價收
贖寺內近田爲便具告軍門准批本道行府
縣議以爲便比衆佃從祖已來世耕即同已
業不捨別賣情願重丈增租永守寺業無替
曲江二尹徐公署翁源事拘集衆佃丈量委
實田地有餘遂於正課之外量加新增租銀
一十四兩有零具申上司詳允乃與衆佃每
歲約期交納到庫時寺住持衆僧議新增租
課係師之力當歸中興常住師遂併前無盡

菴香燈一並歸於禪堂以爲供贍永爲定規
惟此一事實山門無已之害前幸制臺劉公
權宜於前竟蒙戴公永絕其累且爲後福是
知佛法付囑王臣非仗大力外護何以能保
永永哉此卷案具在府縣

復祖山以杜侵占

曹溪祖山宛若象形前後首尾分明晰今山後
一帶乃全體也其紫筍莊乃祖師存日所遊
花果園十二之一向有僧七主名小南華其
來久矣成化元年韶州始開阡陌定井田本
山盡爲豪右并吞時年僧滿滄盛公具疏赴
闕奏行撫按勘定復業則以占紫筍莊爲首
懲也後因僧多不律致附近居民蠶食爲害
竟不能安各歸寺住遂棄此業萬曆二十年
閩豪民江應東假買僧田盡占後山一帶圖

爲風水以至象脊與祖山中分且砍伐漸侵
內地師心痛曰從此祖山將盡爲民業矣遂
激勸衆僧赴告軍門蒙准批本道行府親勘
比蒙署篆肇慶府通判萬親詣山中踏勘定
立界石斷將前田令僧收贖以絕禍源師自

禁十

十九

行募銀二百兩將前田贖回連後山場樹木
一並盡爲禪堂永遠供贍不唯保全祖山且
爲禪堂永永之業然師以此致怨而不法之
僧交結外侮爲害然竟以堅立碑爲金剛
幢矣

開禪堂以固根本

師一日示衆曰叢林之有禪堂如國家之有
學校乃養育材器之地自古爲國者以儲材
爲本而法門亦然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曹溪
當時六祖座下悟道者三十餘人而南嶽青

原爲上首其寶林禪堂乃諸祖出身之地故
天下禪宗傳燈所載者一千七百餘人皆出
曹溪一脉如孔門之洙泗是則本山禪堂乃
禪宗根本地也夫何歲月已久僧徒失守而
禪堂幾於湮沒其舊基地雜居僧房有七而
香積厨有二則溷廁豕牢亦各有九以清淨
寶地變爲糞壤矣師甚哀之因思叢林百年
須樹之以人今選沙彌敎習成人教而不育
則如農知種而不知耘終難成實若無禪堂
後輩將何賴焉以此日夜以思苦心焦慮徧
察地宜自以衣鉢減口之資積金若干兩搜
買空地各移僧房貼價另蓋換出禪堂空地
寸寸計之以十易一方得均齊方正竭盡心
力乃起禪堂一區雖不全舊制其規模已盡
此矣又思若照諸方常套決不能久因立十

方堂於山門外以接待往來而內堂但安本寺作養後學僧徒專心淨業幸有成規則在堂之僧濟濟可觀儼然一道場矣師以禪堂既立而食指爲難遂將前本寺供中興菴租銀三十一兩又將翁源新增租銀十四兩告

款子

年

贖紫筍莊田地山場原價二百餘兩并買黃山柴山一片用價若干兩又將自買旃檀林房一座換香積厨後僧房二座一併通歸禪堂以爲中興常住始終併修造所費即此一所不下千金皆出師一力自此僧徒衣食足而禮義興故今在堂僧徒所受用者皆師當日苦心血汗也後之安享者可不知其本耶僧徒欲食已足又能以法食充之則佛祖慧命可賴此永固矣

附錄未竟因緣

右上臚列乃遵大師所訂壇經通志十品之規故摭其事之大綱亦分十則以見全體之一毛其微細行門皆出思議之表者亦未易悉數也其在八年之內拮据之勞精神疲竭其已成者開闢之功十之七修造之功十之三其大殿一區未竟之功乃六祖未竟之功也久欲經營力所不及於戊申春三月嶺西觀察文所馮公入山訪師宿菴中夜夢觀音大士現高大身相好端嚴公見而頂禮讚歎嚴好聞大士語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公有

款子
省及寤甚喜詰朝入殿禮佛謁大士見大殿後柱腐敗其勢欲傾三大士像亦甚危矣公指謂師曰何不修此師曰久抱此心力未能耳公曰所須幾何師曰非三千金不敢舉公曰請力任之師曰檀越果發大心在聲欵彈

指間耳公曰固非一力所能姑徐圖之公歸見制府大司馬戴公告之故公曰孺子將入井仁者必嗣而往救况大厦將傾佛聖之危乎此仁心者所不忍遂語馮公請師面議之師聞而喜乃具圖式往謁戴公按圖私計曰若公所云猶未也師曰佛事如空中雲第以此爲緣起耳戴公即願力爲之師曰法門之事非可以世法拘又不可期以速成在臺慈一力恐有所不便須衆心合成但仗法力倡導足矣於是議製疏十通分通省司道府各助之不日軍門二司道府各施有千金師親往西粵求大材事事皆一肩荷擔明年己酉孟夏材木盡載運至濤湧師還山集衆議擇日興工以有礙之僧房須先移空地以堆拆謝之材料時一二不軌僧徒以爲不便因

而倡衆鼓譟如作亂勢師遂已如是者三日師默坐菴中閱金剛經乃曰此正予着相之過也乃著金剛決疑解三日而成衆乃止倡者自憂不獲已乃妄捏師侵寺若干金拆毀殿堂若干座條牒具訟於道府師聞之曰諸辱可安忍若言染指常住金錢此干大法豈可緘默乎因具先設常住清規出納支籍號帖及經手僧名具白本道下府拘集節年經手者查算一毫無干以住持願祖侵欺抵罪僧復訟於按臺准批刑廳師就往聽理於是教子年五月飄然出山從此不復入寺矣以直指無代者師奉法不離船居者二載船破廬居者期年困辱病患無所不至辛亥秋直指王公按部司理蔣謬聽將師一往所修禪堂及所置供贍山場田地盡斷歸佛殿爲名其實

歸訟者仍坐師不法罪遞解出境而先事有
勞者皆坐以罪事上直指批曰願祖盜賣寺
基猶然力逞此祖師之大罪人也某大有功
於六祖者其違法之僧不遣而反坐有功者
并其無盡菴而奪之得無以此爲平等法門

乎仍批本道劉公覆勘詳確重委陳郡丞到
寺按狀歷覈事事皆虛願祖懼自死以法科
抵罪禪堂香燈屬門人圓修主之六祖如綫
一脉賴以存而師心迹始大白矣當道再四
慰留還山以竟前業師曰僧以因緣爲進退
今緣盡矣力以病謝竟浩然長往師乃著中
興曹溪寶林禪堂香燈記具述其事刻之貞
石時萬曆辛亥秋九月也諸弟子懇留居五
羊長春菴又明年癸丑師以病不能安遂曳
杖之南嶽越丙辰夏東遊吳越弔紫柏雲栖

數十

三

二大師黃梅汪靜峰司馬致書浮梁陳大參
赤石公爲檀越留師休老於匡山明年丁巳
夏師還匡山遂結廬於五乳峰下自師之去
曹溪其受化諸弟子輩如嬰兒之失慈母也
日夜以思求師復歸難得矣越四年庚申方
伯吳公入山覩寺之規模三歎不已衆僧因
具白師之功德及山中衆等戀慕之心吳公
大發歡喜願與六祖作護法遂具書請師還
山未幾會中興護法祝公亦至一力堅請師
轉法輪由是益知六祖之靈有感嶺南法化
之機有在也此師末後一段因緣因記之以
示來者王安舜曰夫建功成事之難也寧獨
興朝事業哉即法門亦然曹溪爲禪宗洙泗
海內叢林傳燈諸祖皆出一脉豈細事哉今
千年矣其大壞極弊一至於此即六祖復出

亦難之也何幸徼聖天子之寵靈師以逆緣至一力而更新之不八年而功過半無論其財法二施即堅忍不拔之志處困苦污辱而甘心若飴在古人求之亦未易見也然師之真慈御物應化居常切言不爲世主之忠臣卽爲慈父之孝子每見在行間執戟大將軍轅門鴈行卒伍叩首階下出入如坐蓮花而禮金仙未嘗一見其情容至於地方多故當道東手生民皇皇不安枕師默運慈力排難解紛潛施密化斡旋其間未嘗一求人知或以耿介觸時卽諸弟子人人危之師恬然略無芥蒂無論其妙悟玄機高才磊落卽隨緣應物一味平懷咸聚首而語曰此非所謂現應化身隨類而說法者耶不然何以竊謂嶺南六祖爲佛法源頭何幸千載之下而一再

見豈昔曾授記也耶若師之心如虛空固不可涯量略記其行事之槩如此師在行間十有八年所著述有曹溪通志楞伽筆記楞嚴通議法華擊節品節通議金剛決疑道德經解觀老莊影響論唯識百法規矩解起信肇論莊子內篇解大學決疑其詩有夢遊集自惟難始及開示門人法語偈頌計數百萬言然皆在奔走間凡有所求信意揮灑未嘗一安坐經思也又其染翰人得片紙爲世寶大略觀師於可見者特緒餘耳師之不可見者又可得而思議耶或曰詎所謂和光同塵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耶余曰是亦強爲之容耳欲知吾師請竦如吾師者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

音釋

漸 音葉逆 流也 訖魚乞
切 嘴也 罷嘴也 切 窮也 元
切 盡公三 譚盧訖 切 餐羹上 委古
切 功 犀也 切 餐羹上 委古
臚 陳者聞